

我们可怜的 席勒

[德] 约翰·雷曼 著
刘海宁 译



Unser Armer
Schiller

还你一个真实的席勒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我们可怜的 席勒

[德] 约翰·雷曼 著
刘海宁 译



Unser Armer
Schiller

还你一个真实的席勒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01 - 2005 - 5042

Original edition: "Unser armer Schiller. Eine respektlose Annaeherung"

Author: Johannes Lehmann

© Copyright by Silberburg - verlag Titus Häussermann GmbH,

Tübingen, Germany (www. silberburg. com)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 Silberburg - verlag Titus Häussermann GmbH 授权中央编译出版社
独家出版发行。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可怜的席勒: 还你一个真实的席勒/ (德) 雷曼 (Lehmann, J.)
著; 刘海宁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1

书名原文: Unser armer Schiller

ISBN 978-7-80211-371-8

I. 可... II. ①雷... ②刘... III. 席勒, J. C. F.
(1759 ~ 1805) —传记 IV. K835. 16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7922 号

我们可怜的席勒: 还你一个真实的席勒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 66509352 (编辑部)

(010) 6656963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h t t p: //www. cctpbook. com

E - m a i l: edit@ cctpbook.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15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目 录

竞争对手	1
席勒的第一次下葬	12
拉丁语，军事训练和打击	35
吟诗的军医	50
逃向自由	61
落难的世界公民	70
如痴如醉，心满意足	87
踏上市民之路	105
席勒教授和第三个夏洛特	120
疾病与转折	135
歌德啊歌德，这样的人	150
《时序女神》，讽刺格言对句和叙事谣曲	168
莫希埃·吉勒	187
构筑小巢，跻身贵族行列	195
阁楼里的世界	208
疾病和终结	226
席勒的第二次下葬	234
“因为他是我们的……”	241
席勒的第三次下葬	273
后记	280
席勒年谱	282

竞争对手

1779年12月14日，距离法国大革命还有10年。崇尚个人生活、私密生活和细腻情感的洛可可之风已经接近尾声。道德之美，友谊社交，泪花轻弹渐成时尚。人们发现了自然，但不是开门见山的自然，而是古希腊式的自然：田园牧歌，优美恬静，微风和煦，树影婆娑。

服饰崇尚的是繁缛和精致。女士们为了束腰，即便晕倒也在所不惜，她们浑身上下披挂飘带，头发盘成崇山峻岭般的艺术造型。先生们则扎着小辫，膝盖以上是及膝的中长裤，膝盖以下是及膝的中长袜，扣眼儿的四周点缀有百褶的镶边。人们纷纷给自己制作镶金缕嵌银丝的剪影画、象牙小雕像，或者让人给自己临摹彩粉肖像画，用作永恒的纪念。

只需把时间稍稍往前推几年，一个名叫歌德的人写了《铁手骑士葛兹·封·贝利欣根》和《少年维特之烦恼》；克洛卜施托克^①完成了《救世主》；海顿的《告别》交响曲刚画上终止音符；莫扎特正在创作C大调弥撒曲《加冕》和歌剧《伊多梅纽斯》。时光荏苒，转瞬三年，一个年方24名叫弗里德里希·马克西米利安·克林格^②的年轻人写了一个剧本，取名《乱世》，在他的一个朋友将剧名改为《狂飙突进》后，这出剧便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标志：狂飙突进。在汉堡，马蒂阿斯·克劳迪乌斯^③在《万茨贝克福信使报》担任编辑；莱辛^④刚刚将《智者纳旦》付梓。

① 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 1724—1803, 德国诗人、散文家和剧作家。

② Friedrich Maximilian Klingner, 1752—1831, 德国剧作家、小说家，德国狂飙突进时期的重要作家。

③ Matthias Claudius, 1740—1851, 德国诗人，对狂飙突进运动持支持态度。

④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 德国剧作家、文艺理论家。

牧师奥贝尔林^①建立了第一个托儿所；裴斯泰洛齐^②成立了第一个“济贫院”，这是一种帮助穷人边学习边劳动自食其力的教育机构。拉瓦特尔^③发表了《论利用相面术促进对人的认识和人类之爱》；海尔德^④在思索语言的起源。

蒸汽机开始了它的胜利大进军；林奈^⑤为自然构建了系统；人们借着烛光研究了一种奇特的力：电力。自然科学诞生了。汉堡的雅各布教堂安装了德国的第一根避雷针，结果引发了一场大讨论，难道人可以用这种方式干涉上帝神圣的意志？其中不乏声讨之声。

英国的工业革命改变了社会，也改变了生产方式，苏格兰人亚当·斯密^⑥撰写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⑦，以此成为自由经济思想的鼻祖，并被称为“国民经济学之父”。

美利坚合众国有了3年的国家历史，施托伊本^⑧担任美国陆军监察长；在法国，路易十六^⑨于1770年迎娶了玛丽·安托瓦内特^⑩；在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帝^⑪在位已经17年；在奥地利，玛丽·泰莉莎^⑫

① Johann Friedrich Oberlin, 1740—1826, 德国基督教信义会牧师、慈善家。

② Johan Heinrich Pestalozzi, 1746—1827, 瑞士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认为人人都应该受到教育，主张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③ Johann Kaspar Lavater, 1741—1801, 瑞士作家、新教牧师、观相术创立者。

④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 德国文艺理论家、思想家。

⑤ Carolus Linnaeus, 1707—1778, 瑞典植物学家，首先构想出定义生物属种的原则，并创造出统一的生物命名系统。

⑥ Adam Smith, 1723—1790,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

⑦ 该书中文版的简称为《国富论》。

⑧ Fredrick William Freiherr von Steuben, 1730—1794, 德意志军官，训练美国革命军，1778年，经华盛顿推荐，担任陆军监察长；领少将军衔，多次指挥战役打败英军。为美国的独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⑨ Louis XVI, 1754—1793, 法国大革命前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代君主，于1774—1792年在位。1792年12月被法国国民公会以叛国定罪，1793年1月18日被判处死刑，1月21日被推上断头台。

⑩ Marie Antoinette, 1755—1793,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西斯一世的女儿、奥地利女大公。1770年和路易十六结婚，1793年10月被推上断头台处死。

⑪ Catherine II. 1729—1796, 俄国女皇，于1762—1796年在位。

⑫ Maria Theresia, 1717—1780, 奥地利女大公，匈牙利和波西米亚国王。1740年，在父亲查理六世逝世后，接管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生有16个孩子，11女5男，其中3个孩子幼年夭折，2个孩子青年早逝。

的执政还有一年即将结束；在普鲁士，老弗里茨^①正在饱受痛风的折磨。

在拥有将近 2 300 万人口的德意志土地上，众多袖珍小国星罗棋布，君主们竞相大兴土木，有的人道，造福于民；有的暴虐，祸害于民。

1779 年 12 月 14 日，这些小统治者中的两位走到了一起，他们均名为卡尔（就像那个时代的妇女都叫夏洛特，在诗歌中都叫劳拉一样），一个姓奥古斯特名卡尔，全名卡尔·奥古斯特，另一个姓欧根名卡尔，全名卡尔·欧根^②。

卡尔·奥古斯特乃萨克森—魏玛公国之大公，当时年仅 22 岁，涉世尚浅，从外表看，用画家路德维希·里希特^③的说法就是，“像一个聪明的农夫”^④。这位卡尔刚刚周游了瑞士，他将作为懂得艺术鉴赏、遵循富民理念的君主在史书上书写自己的一笔。

另外一个卡尔，就是那个卡尔·欧根，已经 51 岁，是符腾堡公国的大公。他的口碑和前面的卡尔正好相反：野蛮、残暴、极端、强硬、挥霍、恐怖、专制。他卖官鬻爵，横征暴敛，用非法所得在山顶建造行乐之宫“莪宫”，又命人在斯图加特山谷下的老宫殿旁边建造一座奢华的新官邸。

崇敬……

1779 年 12 月 14 日，施瓦本^⑤的暴君卡尔·欧根庆祝每年一度的节日“少年军校”成立日。军校起初设立在“莪宫”的裙楼，后来学府规模扩大，扩建成一所军事学院，取名“卡尔高等学府”，学府在 5 年后迁到公国京城斯图加特。斯图加特虽是京城，但城郭局促，缺乏生

① 即腓特烈二世，又称腓特烈大帝，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 年在位。因多年戎马生涯，长相显老，在民间被称为“老弗里茨”。

② Carl Eugen, 1728—1793, 1744—1793 年任德国符腾堡公国十二世公爵。

③ Ludwig Richter, 1803—1884，德国画家。

④ 见路德维希·里希特著《生命的回忆》中《旅行法兰西》一章。里希特和大公相遇是在 1820 年。

⑤ 符腾堡公国在施瓦本地区。

气，人口不足 1.7 万。这次的庆典比以往历次庆典都要隆重，因为前来助兴的有魏玛的同行。魏玛大公的御座旁站着一个侍从：魏玛公国的枢密顾问。

强征入学的学员中有一个学员名叫弗里德里希·席勒，他先后三次奉旨登到大公的御座前，接受大公的嘉奖。因此他先后三次站在了枢密顾问的身旁。日后在谈到这事时，他说：“我很想引起他的注意。”他为什么要引起他的注意？这正是我要讲故事的原因。因为这位枢密顾问正是大名鼎鼎的歌德^①。

想想看，这是怎样的一个场景：台下，一个什么都不是的 20 岁的年轻人，他正在讴歌一帮叛逆的绿林好汉^②，但是却屈身在大公的御座前，俯吻暴君的裙边。台上，狂飙突进运动的诗人，让葛兹·封·贝利欣根高呼自由英勇就义的作者，比席勒年长 10 岁，30 岁已经当上王公大臣的歌德，却站在大公御座的旁边。

在那里，这两个男人第一次站在一起，相对而立。多少年后，他们将在魏玛国家剧院前再一次站在一起，这次是并肩而立，而且是矗立在同一座纪念碑上。纪念碑通常是为纪念一个人而立，这一座纪念碑为两个人而立，实在是举世罕见！

……和拒绝

第一次相遇之后时隔 9 年，当席勒终于让他的诗人同行歌德“注

① 关于这段历史，有多种细节描述。见弗里德里希·布尔舍尔著《弗里德里希·席勒——自述和图片》，1950 年汉堡版，第 23 页。贝尔格著《席勒——生平和作品》，1924 年慕尼黑版，第 1 卷 111 页。虽然有文字记录，但是没有直接证人的现场记录。有关的文字记录有：“歌德陪同大公参加军校的成立周年庆典活动，在这次活动上，20 岁的席勒被三次嘉奖。”（见六卷本书信集，汉堡版，第 1 卷第 678 页。）歌德对这一天没有日记记录，唯一的线索是 1779 年 11 月 20 日写给封·施泰因夫人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们在斯图加特参加了军事学院的周年庆典活动，大公对我们的大公特别的彬彬有礼，他一直给予他及大的关注。”席勒说的话“我很想引起他的注意”，转引自夏洛琳娜·封·沃尔措根著《席勒的一生》，1830 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1903 年斯图加特再版。

② 指席勒的剧本《强盗》。

意”到自己时，他感到的却是失望，并通过失望清醒了起来。双方的关系很快就表明：拒绝是原则的，根本的，而且也是相互的。

事情的过程是这样的：1787年，当年军校的学员如今已经有了名气，有了知名度。这一年的7月，他前往魏玛，想结识这位文坛大师，结果去了以后听说，卡尔·奥古斯特大公刚去了荷兰，歌德这会儿正在意大利，这让他感到非常失望。既然来了，就算打个前站，先拜访“魏玛其他各位神人和崇拜神人的人”^①。在给克尔纳写信叙述这次旅行时，他用的语气略带揶揄。尤其是他很快发现，许多人在谈论歌德时，都带有“一种膜拜”^②。

一年以后，他终于真正遇见了歌德，而且和他在一起呆了整整一天，那是1788年9月7日。席勒对这次见面的叙述听上去可是没有什么膜拜之音：“以前听人说他的形象很有魅力，而且很好看，但是他给我的第一眼印象不是这样，我对他的崇高期待顿时跌了下来。他……穿着呆板，走路姿势僵硬，看不出脸上是什么表情，但是眼睛生动，眼神很有表现力，盯着这样的目光还是很有意思的……他的头发是褐色的，看上去比我估计的实际年龄要老，他的声音听上去很舒服，表达流畅，言谈充满智慧，而且富有活力，听他说话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如果幽默的劲头上来了，这次就是这样，他的话就特别多，而且说起来兴致盎然。我们很快熟了起来，没有一点勉强……”

但是尽管如此：“……我怀疑我们是不是能走到一起，……他的世界不是我的世界……我们的思维方式看上去有本质的区别……”^③

歌德啊歌德，这样的人……

首先让他受不了的是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高傲。歌德显然很能抓

① 引自席勒 1787 年 7 月 23 日给克尔纳的信，见弗里克编《席勒书信集》，1955 年慕尼黑版，第 121 及以下一页。

② 引自席勒给克尔纳的信，见弗里克编《席勒书信集》，1955年慕尼黑版，第136页。

③ 引自席勒 1788 年 9 月 12 日给克尔纳的信，见弗里克编《席勒书信集》，1955 年慕尼黑版，第 174 及以下一页。

住人，但同时又让人感到不可接近，“像一个神，从不迎合别人，我认为这是一种特意表现出来的一贯性行为，核心就是极端的自我欣赏。”这是席勒对歌德的看法，他的看法远不止这些，还有：“他这人让人感到无从把握，我真的认为他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人……”言词还有更激烈的：“我认为他如同一个要竖牌坊的女人，人们一定要给她弄出个孩子来，在全世界面前羞辱她。”^① 总之他断然拒绝这样的“圣人”，“歌德啊歌德，这样的人怎么会让我遇上……”^② 还有：“经常待在歌德的身边，我会不开心的。”^③ 因为：“我不喜欢这样的性格，我不希望和这样的人待在一起。”^④

这种反感完全是相互的。无与伦比的大师首先对席勒的长相就不喜欢，细高挑，满头红发，皮肤苍白，脸颊痨病似的潮红。看看我们的大师，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归档和分类是他生活和工作的灵丹妙药，他讨厌那种不讲秩序的天才，迟迟不起床，常常到中午才起身，夜里捧着咖啡、潘趣酒来回转悠，拿著名的烂苹果来人为地刺激赋诗灵感，没完没了地抽烟，吸鼻烟，整天病歪歪的，痨病似的，从来没有健康过，还有他的痉挛。他后来承认：“我当时非常讨厌”^⑤ 席勒。

更让他不喜欢的是席勒写的东西和他由此获得成功——比他自己更大的成功，他甚至认为席勒的一切都是危险的：野性，不羁，哲学，抽象，还有康德。他认为他们彼此之间在思维方式上存在巨大的差异，有一条“深不可测的鸿沟”^⑥。歌德令席勒反感的是“他和他的本地信

① 以上几段引语引自席勒 1789 年 2 月 2 日给克尔纳的信，见弗里克编《席勒书信集》，1955 年慕尼黑版，第 191 页。

② 引自席勒 1789 年 3 月 9 日给克尔纳的信，见弗里克编《席勒书信集》，1955 年慕尼黑版，第 199 页。

③ 引自席勒 1789 年 2 月 2 日给克尔纳的信，见弗里克编《席勒书信集》，1955 年慕尼黑版，第 191 页。

④ 引自席勒 1788 年 2 月 5 日给卡洛琳娜·封·波尔维茨的信，见弗里克编《席勒书信集》，1955 年慕尼黑版，第 192 页。

⑤ 引自歌德著《一个幸福的事件》，载于《歌德作品集》，汉堡版，第 10 卷第 538 及以下一页。有些文章引用时有改动，如弗里德里希·布尔舍尔的《弗里德里希·席勒——自述和图片》第 91 页：“我当时非常讨厌席勒。”歌德的原文是：“我当时非常讨厌那个人。”当然，非常明确指的是席勒。

⑥ 引自《歌德作品集》，汉堡版，第 10 卷第 540 页。

受欢迎了。

席勒的情况正相反，几年后，他的《华伦斯坦》一问世，立即在短短的两个月内，而且是在德国其他两个城市出现翻印也就是盗版的情况下，第一版的4 000本就销售一空。

诗人的天空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新星，而且还是在魏玛，在那片以往我们的大师独自闪烁光芒的天空。面对这种情况，即便像歌德这样的圣人也会坐不住的。

虽然席勒非常尊重这位诗圣，而且认为：“和歌德在一起，我是而且永远是弄点小诗的草包。”^①但是，令席勒反感的不仅仅是诗圣的诸如冷若冰霜的高傲等性格方面的东西。

排斥歌德的另一个因素可能没人料到，一个和个人生活经历有关的因素，因为“他经常让我回忆起命运对我是多么的残酷，他的天才是多么轻松地得到了命运的托扶，而我却必须不停地奋斗，甚至奋斗到眼前的这一分钟。”^②

这句话非常关键，它既点到了两个诗人生命历程的要害，也指出了两条道路的不同之处。

我们可怜的席勒

我们暂且不探索席勒和歌德之间的不和谐的关系，先利用眼前的篇幅对席勒此前的生活作一番回顾。为什么要回顾？因为我们的席勒总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原因不在他身上，也许原因在社会，也有可能问题出在歌德的身上，但不管是谁的原因，卡尔·奥古斯特大公肯定脱不了干系。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每次朝圣魏玛，我都会产生疑惑。第一次朝圣，我想可能是时代的原因吧。那时我还是学生，满脑子被灌输了《浮士德》上卷和《浮士德》下卷，被领着经过高大威严的头像，穿过弗劳恩普朗广场旁的歌德

① 引自埃格博特著《席勒走向歌德之路》第268页。

② 引自席勒1789年3月9日给克尔纳的信，见弗里克编《席勒书信集》，1955年慕尼黑版，第199页。

故居，观赏了小郡国王宫套房和新式客厅混杂一体的风格^①，最后来到走廊，站在洋洋 143 卷本的歌德全集面前，导游用一句一切尽在不言之中的精彩话语结束了导游词：“歌德，这位天才……”当时席勒故居没有对外开放，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时是 1947 年，战争刚刚结束。

在转折前不久，我和我的夫人抓住一个机会，再次踏上魏玛圣地。大师的圣像被搬到其他地方去了，存放歌德全集的书橱不见了。这一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把普普通通的椅子，我们的大师就是坐在这张椅子上与世长辞的。啊呀，以前怎么没想到，他也不过是一介凡夫。和第一次来时没有变化的是：席勒故居仍然没有开放。

转折七年后，我怀着虔诚的心，再次朝圣魏玛圣地，这次的条件不如以前宽绰了，地方太小，找不到停车位。条件虽然是艰苦了，但是奇迹的奇迹却发生了：不仅弗劳恩普朗广场的宫殿对外开放了，挤满了叽叽嘎嘎的日本人，简直不敢相信，连席勒故居也对游人开放了，粉刷一新，市民阶层的朴素。但是入口处却在后面，而且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这次人们用我们可怜的席勒打起了另外的主意。在席勒故居的正对面，人人都能想到，开了一家书店，店号“席勒面对面之书屋”。

没有人指望在那个地方会展出或叫卖拉伯雷^②、莎士比亚或果戈理的全集。大家肯定会想，那个地方估计会有歌德的书，他写过很多东西，起码应当有他的维特，浮士德，威廉·迈斯特，他毕竟是我们伟大的诗圣呀。果不其然，而且是满满一橱窗，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全都是歌德的书，只有歌德的书，没有其他人的书，这也实在是太过分了。

既没有《强盗》，也没有《华伦斯坦》，既没有《通神者》^③，也没有哪怕是一本诗集，甚至连一本简装的莱克拉姆^④袖珍本也没有。没有

① 作者对此段内容的原句略作了改动，原句为：“一排排房间有些小公国的风格，同时也有点新潮客厅的气息。”见约阿西姆·布克哈特著《一部歌德的电影，一段回忆》，1993 年明斯特版，第 194 页。

② Francois Rabelais, 1494—1553，法国作家，人文主义者，《巨人传》是他的代表作。

③ 席勒的一部未完成的中篇小说。

④ 德国的一家出版社名。

关于他的传记，甚至没有罗罗罗^①出版的标价几个马克的专题传记小册子。总之关于席勒的东西，这里什么都没有，甚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对面的那座小阁楼，有一个人曾经在那里伏案写作，创作出了《威廉·退尔》和《墨西哥的新娘》。正是这个人，他此刻正和我们的大师并肩站立在离剧院不远的纪念碑的基座上，分享诗人的桂冠，因为那是一顶加冕给两个诗人的桂冠。

走进书店，情况不见有什么好转。难道说一点关于席勒的东西都没有？哦不，还是有一点点的，在后面，一定要弯下腰才能找到几本席勒的书。为什么歌德的书那么多？这还用问吗？那个封·施泰因夫人^②，还有那么多的……^③

这就没办法了，席勒在这方面没有本事。如果他没有其他的本事，光写叙事谣曲和剧本有什么用？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整整200年前，他在世的时候，我们可怜的席勒活得非常可怜。说到这儿，我开始切入正题了。

大师歌德进宫就职时，大公先送给他一套花园别墅作见面礼，后来又把弗劳恩普朗广场旁的那栋巨宅也一并送给了他。而席勒的房子，不过是一栋带花园的小楼，而且主要是靠出版社预支的稿费和贷款买下的，他一直到去世债务都没有还清。

宫廷顾问席勒靠爬格子养活自己，歌德则没有这个必要。热心肠的大师虽然后来帮助席勒在耶拿大学谋得了一个教授的位置，但是这是一份没有薪酬的工作，席勒还必须自己贴钱。

不过卡尔·奥古斯特大公曾经无偿赐给我们可怜的席勒一个贵族封号，这是真的。后来也同意向他提供400塔勒的年俸，但是在同意给席勒加薪的同时，他自己却在建造德国最大也是最丑陋的官邸。而且那笔年俸算什么，在魏玛，任何一个不知名的小演员都可以挣到1500塔勒，至于大师就更不用说了，他当时的年俸高达3000塔勒。

只有一回，我们可怜的席勒日子过得比较好一些，一个大公，当然

① 德国的一家出版社名，专出简装书，价格便宜。

② Charlotte Albertine Ernestine von Stein, 1742—1827，宫廷夫人，歌德和席勒的密友，对两人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③ 此处暗指所有和歌德有过关系的女人。

席勒的第一次下葬

我们从最丢人的地方，也就是席勒的葬礼说起。这在当时已经引起了愤怒和不解。

“如果这是真的，那简直太可怕了。”席勒刚刚下葬几个星期，《米涅瓦》杂志就在1805年6月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用无数个惊叹号表示惊叹：“天气并不炎热，根本没有必要那么仓促下葬！那样无声无息！而且还是在深更半夜！好像是在给一个死于瘟疫的病人下葬！棺材孤零零地被拖到墓地，没有送殡！只有几个被找来让他们把魏玛城的一个叫席勒的死人抬到墓地的工匠！呜呼，这里需要的不是纠正，而是启蒙……”^①

因为当时人们记得非常清楚，其他地方对待名人的葬礼完全不是这种做法。例如克洛卜施托克，他在汉堡安葬才刚刚过去两年。

克洛卜施托克受到的待遇和席勒正相反，他是如同一位民族英雄被安葬的。整个汉堡有一半人走上街头，就是为了向克洛卜施托克作最后的告别。护送灵柩的马车竟然有126辆之多，港口船只均下半旗致哀。总而言之，那是一个“盛大的、真正王公贵族规格的葬礼”^②，虽然还比不上英国很久以来在尊崇名人方面所表现出的那种高贵，但是与魏玛同席勒告别的卑劣方式相比，却有着天壤之别。盖奥尔格·弗里德里希·亨德尔^③出生于萨尔河畔的哈雷市，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却与1778

① 引自马克思·海克尔著《席勒之死及其葬礼》，1935年岛屿出版社版，第246页。

② 引自俄勒斯著《席勒——各阶段的同时代人》，1970年慕尼黑版，第354页注释1。

③ Georg Friedrich Händel, 1685—1759，德国作曲家，1712年迁居英国，并加入英国国籍。

年故世的英国伟大的政治家和演说家威廉·皮特^①享受了同等的葬礼待遇，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②。还有那个戴维·加利克^③，一个如今已经被彻底遗忘的英国演员，在1779年去世后几天，便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里的莎士比亚纪念碑的基座边上得到了最后的安息之处。

我们的席勒甚至没有得到一块墓碑，更不要说纪念碑了。他的葬身之处是一个无名的大众墓穴。而且在下葬名单上，他的名字竟然也登记错了^④。

对《米涅瓦》杂志报道的那件举世罕见的情况进行“纠正”，直到今天都是人们一桩虔诚的心事。人们担心这是“真的”，“太可怕了”，但是实际情况和这份杂志所描述的完全一样。对此有足够的亲历者的报告。

生命的终点

在生命的最后15年，席勒始终病魔缠身。凡是读过他的尸体解剖报告的人，都不禁会问，这么一个可怜的人怎么能活那么长时间。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冬天，疾病一直没有离开过他。圣诞节前的几个星期，他一直患重感冒，对此他抱怨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每自由享受一次生活，都会换来连续几周的病痛。”^⑤

1805年1月底，他告诉歌德，他的家看上去如同一座战地医院，孩子们发风疹块，他自己又感冒了，浑身痉挛，发烧，便秘也经常让他痛苦不堪，他认为便秘影响了他的剧本创作：“该死的便秘！每年让我

① William Pitt, 1708—1778, 英国政治家。

② 威斯敏斯特教堂建于11世纪，教堂中间有一处墓场，埋葬有许多伟大人物。由于人数众多，不得不将棺材竖起来埋葬。

③ David Garrick, 1717—1779, 英国演员、剧作家、剧院经理。

④ 席勒的名字在下葬名单上被登记成“卡尔·弗里德里希·封·席勒”，正确的名字应当是约翰·克里斯多夫·弗里德里希·封·席勒。见尤利乌斯·施瓦伯著《1805年席勒的葬礼和1826—1827年席勒遗骨的找寻、辨认和安葬》第354页。

⑤ 引自席勒1804年12月10日给克尔纳的信，见马克思·海克尔著《席勒之死及其葬礼》，1935年岛屿出版社版，第19页。